

# 四川才子

## 郭沫若的愛與恨

(九)

(本文插圖刊第91頁)

●巴山

### 任軍委會三廳廳長內幕

#### 組建三廳時的風波

一九三七年底，實現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主張宣傳一致抗日，準備恢復北伐時期的軍委政治部。一九三八年元旦，郭沫若當時在廣州，突然接到陳誠的電報，催郭沫若去武漢，商談組建三廳一事。郭沫若和美麗多才多藝的于立羣於元月六日離廣州，九日晚到漢口，第二天住進了太和街二十六號「新四軍辦事處」和葉挺住在一起，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林伯渠等闊別多年的老朋友。郭沫若到武漢後，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有記者問他應如何保衛武漢？郭回答說：「上海的失敗已經給我們一個教訓，單只軍事防守還不夠，定要動員廣大的民衆來配合；單只提口號，還不行，必定要切實的『兌現』。目前的問題，就是在於怎樣組織民衆，怎樣武裝羣衆；保衛大武漢運動必須有切實的工作做基礎。」後來，蔣中正委員長作出了聯合抗日的決定，要求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

來和黃琪翔任副部長；陳誠併請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由於政治部人事安排上引起了郭沫若的不滿，二月六日他出走長沙。

到長沙後，受到了田漢、廖沫沙、張曙、胡萍等文化界朋友們的熱烈歡迎，在長沙引起了轟動。當時，長沙的《抗戰日報》登了一條消息說：「郭沫若已蒞湘，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期盼着一瞻他的豐采，或是一聆他的談吐，恰好像在霧冬以後，誰都喜歡親近春天的太陽，藉他得到極大的光、熱和力量。」《國民日報》也稱：「郭沫若到長沙『掀起了三湘狂熱，』」。後來，郭沫若又見到了田漢，他對田漢說：「我是避難而來，我不想進政治部」。田漢說：「你郭沫若出走是分裂、是逃避、是退縮，我們正在號召團結，應該拿出主意來」。

郭沫若到長沙後，內心感到憂鬱。當時時局在大動蕩，他的內心也在大動蕩。武漢方面的朋友不斷來電報催他快回武漢；陳誠打來幾次電報催郭回武漢、有要事商量。

二月二十六日，于立羣帶着周恩來的親筆信來到長沙，要郭沫若立刻回武漢去，說國民黨在

人事安排上作出了讓步，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說郭沫若最不喜歡的人藍衣社要角劉健羣，因桃色事件已經跑到重慶去了。二月二十八日，郭沫若和于立羣乘早班車返回武漢。

#### 國共合作籌建三廳

郭沫若回到武漢後，當天晚上陳誠在漢口開會，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郭沫若提出三項條件：「一是工作計畫要由他提出，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應該不受限制；二是人事問題應有相對的自由；三是事業費要確定，預算要由他提出。」經過協商，四月一日，第三廳正式成立，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主管抗日宣傳工作。郭沫若集中了當時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和專家，如胡適之、田漢、杜守素、馮乃超、陽翰笙、洪深、張光年、史東山、應云衛、馬彥祥、鄭君里、沈星海、張曙、葉淺予、張樂平、羅工柳等。第三廳設在武昌城內西北隅，文華大學對面的曇花林。

三廳成立時，除各處室的人員外，還有所屬的十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一個漫畫

宣傳隊和孩子劇團，總共二千來人。三廳在四月一日成立後馬上就舉行了四月七日至十三日的宣傳週。

四月七日的文字宣傳日：赴漢口總商會大禮堂，參加抗日宣傳週的開幕典禮並發表演說，晚上主持慶祝台兒莊勝利大會及羣衆火炬遊行。

四月八日的宣傳日：赴武昌縣商會，參加專家講演活動，晚上，赴漢口市廣播電臺，進行廣播講演，題目是《怎樣紀念臺兒莊的勝利》。

四月九日的歌咏日：赴中山公園，主持廣場歌咏大會開幕式，發表演講，題目是《來他個「四面倭歌」》，會後舉行歌咏遊行。

四月十日的美術日：白天於市內部署漫畫、連環畫、正氣歌圖像、大幅布畫、攝影、漫畫標語、印刷品等開幕式；晚上參加黃鶴樓召開的武漢美術歌咏團及民衆團的集會，郭並擔任主席，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四月十一日的戲劇日：部署三十餘個戲劇團體分赴各傷兵醫院、收容所、工廠、街道進行巡迴演出，組織十二家戲院以日夜兩場演出抗戰新劇目。

四月十二日的電影日：部署在漢口市各電影院於下午三時起放映抗敵影片，播送抗戰歌曲，向廣大羣衆進行抗戰宣傳。

四月十三日的大遊行日：赴中山公園主持抗戰宣傳週的閉幕大會，組織數十萬人的抗日大遊行。在這七天的宣傳活動中，可看到郭沫若是馬不停蹄，日夜操勞。他的抗戰精神，得到了廣大民衆的讚揚。第三廳聲譽鵲起，聲威大震。

## 宣揚抗戰深入前線

三廳成立後，郭沫若領導三廳積極爲抗戰服務。他號召文化人「應當分散到鄉間去」，「到淪陷區領域去」，以鼓舞人民羣衆的鬪爭。從九月初開始郭沫若參加武漢各界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到北戰場的宋埠。他在這裏見到了李宗仁。李宗仁對於能在這裏見到郭沫若感到很高興；他還送給慰勞團每人一張一尺大小的在臺兒莊的照片；照片中，他神情肅穆，左手撐着腰，右手扶着火車站的大站標，上面橫寫着「臺兒莊」三個字。同時，還親眼看到了被中國軍隊抓獲的日本俘虜，大大地鼓舞了郭沫若的抗日士氣。

九月中旬，郭沫若組織南北兩戰場的慰勞團到淞水；當時的淞水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所，到淞水後他着重研究敵情，指導各級製作宣傳品，教育俘虜；組織日本士兵反戰等抗戰宣傳活動。

九月十五至二十日到陽新、武陵參加南戰場慰勞活動。這裏的三十八集團軍的總司令是王陵基，他部的官兵大部份是四川人。郭沫若在這裏向官兵講了兩個小時的話，他對大家說：「我今天見到你們心裏非常高興。我代表全體同胞，代表四川鄉親向你們問好」，「全國同胞希望你們，尤其是四川的同胞更希望你們英勇殺敵，保衛祖國，保衛家鄉，抗戰到底」，「希望你們要保衛持川軍的光榮，勇敢地消滅敵人，不辜負全國同胞對你們的希望，不辜負四川鄉親對你們的希望。等抗戰勝利後，才有臉回家鄉見自己的親人。」

「郭沫若講完話後，大會場上掌聲、口號聲經久不息。」

郭沫若到前線慰勞抗戰官兵後於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武漢；他號召後方民衆要「切實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切實搶救前方的傷患，以保衛我們的大武漢」。

## 向南轉移一退再退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兵分五路進逼武漢。蔣中正委員長下令向長沙、衡陽一帶撤退。十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也跟着撤退。分前後兩批由武漢撤退下來，駐在長沙水風井的師範學校。郭沫若是十月二十四日晚，即武漢陷落前夕，才離開漢口的；二十八日到沙市，三十日抵長沙。由於武漢的失守，長沙暫時成了軍事要地。十一月十日岳陽失守，長沙危在旦夕，人心惶惶，謠言四起。

十一日，三廳開始撤退。因爲人數多，還帶着四個放映隊，四個演劇隊，所以三廳是最晚撤出長沙的一個單位。此時，長沙大火發生了；十六日，三廳撤到衡陽的三塘之後，十七日便奉周恩來指示，要三廳派人到長沙從事善後、安置難民等。二十六日返回衡陽。十一月底，郭沫若和周恩來、賀衷寒三人去登衡山，在鐵佛廟裏吃中午飯和遊覽。因郭沫若聯想到抗日的事，當時寫詩一首：

中原龍戰血玄黃，必勝必成恃自強。  
暫把豪情寄山水，權將餘力寫肝腸。  
雲橫萬里長纓展，日照千峰鐵騎驍。

猶有郭侯遺迹在，冠平重上讀書堂。  
十二月二日，郭沫若從衡陽坐火車到桂林，主要是安排三廳人員三分之一留下參加行營政治部，另外的人員到重慶。

在桂林期間，日機經常轟炸，張曙父女被日機炸死了。張曙與洗星海對於抗戰歌曲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壯烈犧牲，許多人都表示哀悼；郭沫若做了許多詩辭，對聯來輓他：

輓辭是：

中宵殿待輜輳，苦餓腸輓轉，難可熬煎。白粥半鍋，紅姜一片，分吐聊止饑涎。南下復流連，痛幾翻狂炸，奪我高賢。且聽洪波一曲，抗戰唱連年。

輓詩之二：

成仁丈夫志，弱女竟同歸。  
聖戰勞歌頌，中興費鼓吹。  
身隨煙火滅，曲與日爭輝。  
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

輓聯之一：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那是父親，那是女兒，父女共捐軀，剩有管弦付革命；連年戰艱苦，端只為救我國家，救我民族，國民齊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郭沫若和于立羣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飛抵重慶。當時，重慶已成爲戰時政治文化的中心；三廳大部份人員也都趕到重慶，分城、鄉兩處辦公。城內辦公處和政治部在一起，設在兩路口；鄉下

的辦公處在金剛坡下的賴家橋。郭沫若的家也在城鄉兩處交換居住；城裏是張家花園，一九四〇年六月底寓所被炸，後來遷到天府四號；鄉下的住處在賴家橋的尹家灣五十號，三廳的辦公處內。

### 三次返家《八圖題詩》 爲奔父喪重返沙灣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郭沫若從重慶回樂山沙灣探父。自一九一三年離開故鄉到這次回家，相隔已有二十六年。他於三月十二日返回重慶。七月五日，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病逝；十一日，郭沫若和于立羣回樂山奔喪。九、十月間因公回重慶一次之外，在家居喪四個多月，到十二月和于立羣返回重慶，就再也沒有回過沙灣了。郭沫若回到沙灣以及後來在重慶，曾經給弟弟郭開運、給姊妹、侄輩、孫輩的畫幅上題詩，共有八首，稱《八圖題詩》，如：

#### 題《蘭花圖》

傲霜勁骨不知秋，參破人間萬古愁。  
寄語故園花正好，錦城有客尚勾留。  
詩尾原跋：

「離鄉廿六年歸，經歷萬險，復得生還。骨肉多由遠道來集，獨翠華二侄奉職錦城，未得一面，雙舟弟畫此寄之，因題數語」

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沙灣鎮題《焦葉梅枝圖》

蕉葉配梅枝，此畫頗珍奇。  
梅枝風格似阿父，蕉葉令我思先慈。  
先慈昔病暈，蕉子傳可醫。  
曾與五哥同計議，蕉花一朶竊自天后祠。

歸來獻母母心悲，倍受阿父答。  
只今阿母已逝父已衰，不覺眼淚滋。  
幸有兄弟姊妹妯娌均能盡孝道，僅我乃是不孝兒。  
但願早日能解甲，長此不相離。

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爲九弟郭開運爲其四姊郭麟貞新繪的《蕉葉梅枝圖》題的詩。郭沫若題這首詩，勾起了他幼時的往事：因郭母杜邀患有頭暈病，每年交秋時都要發作。幼年的郭沫若聽說芭蕉花能治暈病，便同五哥郭開佐到離家半里路的天后宮園內偷偷摘了一朶，藏在衣裏拿回家。母親問明了來歷，嘆氣說：「娘生下你們這些不掙氣的娃兒，倒不如病死了好！」郭氏兄弟聽了急得哭起來；郭父知道後，叫他們跪在祖宗面前，打了一陣「手心」，又叫他們把芭蕉花送回天后宮裏，這件事一直印在郭沫若心中。

#### 題《梅花圖》

十年海外幸歸還，小妹索詩思私報。  
端足子由身如手，一枝春色在人間。  
這首詩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應七妹郭葆貞之請，在其九弟郭開運所作《梅花圖

《上的題詩。

### 題《蘭花草圖》

瓊蕊芳庸九畹徑，蘭香飛韻有餘馨。  
情知緬佩殊蕭艾，不向人間訴不平。

這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初秋，為胞弟郭開文的外孫張可源繪的《蘭花草圖》上的題詩。

### 題《荷花圖》

檻外亭亭出玉荷，污泥不染影婆娑。  
萬般險境都經過，方信人間樂事多。

這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秋父親逝世，回家料理喪事時，在九弟為長兄郭開文之長女郭琦所繪的《荷花圖》上的題詩。

### 題《桂花圖》

天香聞十里，皓月最相宜。  
剪伐休辭苦，風高人自知。

這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在其九弟為侄媳魏蓉芳所作的《桂花圖》上的題詩。

### 題《葵蘭圖》

不因能傲霜，秋葵亦可仰。  
我非陶淵明，安能作欣賞。

幼時亦能畫，至今手猶癢。  
欲得芥子園，恢復吾技倆。

這是郭沫若於一九四三年在九弟為長兄郭開文的外孫張可源所繪的《葵蘭圖》上的題詩。

### 題《蒼松圖》

魄力雖云弱，古幹尚槎枒。

百年不改色，勝彼桃李花。

珊瑚交枝柯，人生同野馬。

我思峨嵋山，安能至其下。

這是郭沫若於一九四六年，在其九弟為長兄郭開文的外孫張可源繪的國畫《蒼松圖》上的題詩。

## 賦詩罪惡的金字塔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後，郭沫若率三廳人員經長沙、衡陽、桂林，前往重慶。就在這個時候，政治形勢逆轉，日軍除對國民黨正面部隊實行有限進攻外，着重加強了對中共各根據地的進攻。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國民黨要把實行國共合作的第三廳全體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因當時在三廳的許多文化界人士，既未加入中共又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他們這樣做違背了許多文化界人士的意願並感到是一種壓制。為此，許多人要求離開三廳並要求到延安去。郭沫若表態說：「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如果要強迫加入國民黨，我便辭職。」在他的帶領下，其他文化界人士都支持郭沫若的表態。後來，蔣中正便考慮到，還是暫時穩定這種局面；決定另建文化工作委員會，把三廳的人員從新召集回來共事；郭沫若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由三廳轉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使郭沫若的生活和工作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他出任三廳廳長時整天忙於抗日宣傳的組織領導，發表演說，慰問前線將士等，為民族的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重大

貢獻。

一九四〇年六月，郭沫若在重慶的寓所張家花園遭到了日機的轟炸；後來遷到天主堂四號。郭沫若說：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龐大的集中營裏」，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苦悶和躁急心情。後來，在六月十七日寫了一詩，叫《罪惡的金字塔》，詩云：

心都跛了脚——

你們知道嗎？

只有憤怒，沒有悲哀，

只有火，沒有水。

連長江和嘉陵江都變成了火的洪流，

這火——

難道不會燒毀那罪惡砌成的金字塔嗎？

？

霧期早過了。

是的，炎熱的太陽在山城上燃燒，

水成巖都鼓暴着眼睛，

在做着白灼的夢：

它在回想着那無數億萬年前的海洋罷？

？

然而，依然是千層萬層的霧呀！

濃重得令人不能透息。

我是親眼看見的，

霧從千萬個孔穴中湧出，

更有千萬雙黑色的手

掩蓋着自己的眼睛。

朦朧嗎？

不，分明是灼熱的白晝。

那金字塔，罪惡砌成的，

顯現得十分清晰。

## 郭廳長回鄉探親記

### 一別廿六年首歸來

### 一滴山泉回到古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郭沫若和于立羣從桂林乘歐亞航空飛機二十二號到重慶，重入長別二十六年的「蜀門」。

一九一三年，郭沫若懷着「衝出樊門，奮飛天外」的心願，順長江東下，輾轉到達日本。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就像峨嵋山上一滴純潔的山泉，懷着奔騰的渴求，終於匯入浩瀚的大海。

在日本期間，他時時懸望祖國。由於當時社會、家庭、人生的許多遭遇，使他成為有家難歸的浪子，其間他不知流過多少辛酸的眼淚。後來，幾度出國又幾翻回國，卻從未返回四川。而今，他是實實在在地踏在故鄉的土地上了；可是民族的屈辱和個人的悲憤又像無形的絞索，細着他的身心。

這次郭沫若返川，身分是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算起來，也是個不小的官，等於部次長級的長官了；作為詩人、學者的郭沫若來說，他仍只是他自己而已。

在郭沫若返川期間，正值八十六歲的父親臥病不起，氣息奄奄，朝不保夕；他思兒之心甚切，極想在離開人世前能親見兒子一面，死了才瞑目。郭沫若的侄子郭宗璠正好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去重慶開會，行前郭家兄弟姊妹托他敦請郭沫若近期回故鄉看望父親；要不然就看不到父親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郭沫若得知生父病重，向陳誠請了十多天的假探親；于立羣知道後也準備和郭沫若一道回沙灣，郭沫若說：「立羣，你肚子大了，懷孕已幾個月了，而且我們還沒有正式結婚。你的肚子大大的，鄉親們見了會遭議論的」。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郭沫若臨走時，看到于立羣那高高隆起的肚子，確實感到不放心，於是對她說：「妳要臨產了，我一走，你怎麼辦？」于立羣說：「重慶還有那麼多熟人和朋友，他們會關照的，你放心好了。只是，這回不能同你一道探親，遊不成峨嵋山了」。于立羣看了看自己隆起的肚子對郭沫若說：「這回不能同你回家，這全怪你！」郭沫若說：「其實，應該怪『送子娘娘』。四川民間有個傳說，說是送子娘娘專門給窮人送兒送女，所以天下窮人越來越多了」。郭沫若這個笑話，使于立羣哈哈大笑，倒在郭沫若懷裏，問郭：「你是學過醫的，聽聽胎音罷，算一算，看是男孩還是女兒？」郭沫若果真把耳朵貼在于立羣的肚子上聽，說道：「胎音雄勁有力，一定是男兒」；于立羣用嘴唇和郭沫若親吻一下說：「看你，還重男輕女哩！」郭沫若笑着說：「哪里！夫人冤枉了！我們四

川還有個傳說，叫酸兒甜女；凡生男孩，孕婦便特別喜歡吃醋；凡生女兒，孕婦特別喜歡吃糖。我看看你平時喜歡吃酸的，所以我斷定要生一個男兒。」

### 峨嵋山懷胎睡美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農曆正月初四）

郭沫若告了假，對三廳工作作了安排，二月二十三日，重慶菜園壩天氣不好，等了一些時間，長沙號水上飛機沿江而起，飛往樂山。從飛機上向下看，是一層層的浮雲遮掩；飛機在雲層中閃動着翅膀；郭沫若兩眼含淚向機外俯視，內心裏閃現着家鄉和父老，懷念那多彩多姿的峨嵋山的餘脈——綏山；大峨山和二峨山就像一對孿生姊妹，她們那蒼郁、剛健的身段，身腰部隆起的肚子，真似一位懷胎的睡美人。這使郭沫若不時想念起于立羣來，並勾憶起他隨行前和于立羣的那一翻對話來。

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一小時後，飛機穿出雲層，眼下就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頓時，郭沫若好比一滴山泉湧出心頭，而今已二十六年了；這滴飽覽了海國風光的山泉，這滴經過日晒雨淋和風暴考驗的山泉，又帶着深厚的鄉情回來了；回到他的發源地，回到生他養他的峨嵋山和大渡河來了，回到這座歷史文化古城樂山來了。

呵，故鄉！生我養我的故鄉，我回來了！呵呵，生我養我的父母，疼我、親我的兄妹，盼我念我的鄉親，我回來了！……在這些回憶與期待中，飛機降停在大佛壩水面上。郭沫若一出

飛機，即向四周環望，走向前來熱烈歡迎他的樂山市各界人士；當晚住在樂山城中。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郭沫若從樂山城坐上「滑竿」出城，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往前走。在離城七十五里的青山綠水之間，有一個村鎮，名叫沙灣，這就是郭沫若的出生地。由於這天正遇上濛濛細雨，但聽說郭沫若今天要回來，舉家興奮萬分。

那知這天因為下雨，滑竿的抬扶走得很慢；郭沫若却想一頭撲進家鄉的懷抱，深情地喝幾口大渡河的清水，捧幾掬古老而肥沃的泥土，聞聞它的氣息呵！他多麼想一下子投入父老兄弟們的懷抱，細看他們親切的面龐呵！這天下午，郭沫若在侄兒郭宗益的陪同下，快到場口時，天已黃昏了。郭沫若叫滑竿停下，安排抬扶們走後，便過鎮回家；其實張瓊華同全家人一起，早已在場口的「牌坊」前等候迎接。當張瓊華看到戴眼鏡、穿制服的郭沫若出現在她眼前時，不由得心跳氣急，淚眼朦朧；心想，二十六年，整整熬了二十六年才看到丈夫！二十六年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並不短啊！這時的張瓊華已四十九歲了：原來滿頭黑髮都已化為銀絲，她也自稱是「白髮老娘」了，而郭沫若才四十七歲。雖然他們年齡有些不相稱，但還是有過去的一段歷史；這次丈夫回來了，總還是有些知心話要向郭沫若說說的。

## 家裏團聚衆出難題

從場口到郭家尚有一段路程，在親朋好友的一路交談中，郭沫若和迎接的一大羣人湧進了郭

家。郭沫若快步直奔父親的病榻，跪在地上，連聲呼叫「爸爸」、「爸爸」。郭朝沛已經病入膏肓，神志迷糊，不知人事；坐在床邊的四姐郭麟貞見狀，用手指在老父眼前比了一個「八」字，他才慢慢明白是八兒回來了；這才緩緩轉過頭來，看了看郭沫若，滿意地點了點頭，吃力的說了一句話：「八兒回來了，瓊華就好過了……。」

當郭沫若退出父親病房後，家中人告訴他，母親臨終時留下遺言：「他日八兒歸來，必善視吾張氏媳，毋令失所。」還告訴郭沫若，這麼多年來，張瓊華承擔了大部份家務，特別是父親病倒以來，好些年了，她和四姐、兄嫂、弟媳輪流侍候，每天喂藥喂飯，扶上扶下，從無怨言，真難爲她了。郭沫若聽後肅然起敬，在拜過父兄長輩後，對張瓊華也要行跪拜之禮；張瓊華說：郭老師，不必了；郭才改爲長揖到地。

當晚，全家人圍坐在堂屋擺家常；郭沫若見坐在側邊的張瓊華一言不語，頓時，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伸手拿了一塊峨嵋糕遞給張瓊華，便問：「這些年來生活得好嗎？」張答：「還好，還好……只要你在外邊好，我在家裏就好！」說着說着，張忍不住悲從中來，淒楚、心酸，淚流滿面，抽泣不已。郭沫若說：「瓊華，我對不起你，你不恨我嗎？」張半晌才答道：「都是我命不好，怪誰呢？我早已想通了，沒有當初，你就沒有今日。不要再說了，一切都是命中註定！」

夜深了，大家散去。兩位姊妹却給郭沫若出了個難題，他們想方設法要讓郭沫若和張瓊華同

房睡覺；便在張的臥室中又給郭沫若鋪了個床。更闌人靜，人們都散盡了；兩位姊妹在暗中窺視。只見郭沫若手端一盞美孚油燈，逕直到張瓊華臥室去了，與張一起睡覺。第二天，張瓊華面帶笑容；消息傳出後，鄉親們十分感慨地說：「郭八先生不愧是讀書人，知書識禮，念故思舊啊。」

## 遨遊大寺了却夙願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農曆正月十三日），早飯後，郭沫若帶上紙錢、香燭等祭品，從沙灣出發，到好幾十里外的峨嵋縣城附近，爲亡母掃墓。這天，郭沫若頭髮梳得光光的，穿一身深灰色中山服，戴着金絲眼鏡，腳上穿了一雙黑色皮鞋，同家人親戚一大羣，乘坐滑竿前往峨嵋。小路曲曲彎彎，滑竿上下閃動，抬扶不時喊着：「踩左」、「踩右」。滑竿上面遮了一塊篷布，行走起來又搖搖晃晃，加以很難觀山望景，郭沫若感到無味；坐了一程後，便下竿自己走路了。當天宿在峨嵋縣城親戚家中。三月四日（農曆正月十四）徒步到峨嵋縣安川鄉羅河坎母親墓地。墓地附近有片樹林，綠葉青青；林下有條堰溝，流水潺潺；寧靜之中不免透露出些淒涼的景象。郭沫若兩眼含淚，在母親墓前擺上祭品，點燃香燭，叩了三個頭；再取下呢帽，在墓前默立致哀。掃墓畢，在返回的路上，朋友陳奎元問：「郭先生，常言道『人死了，就了咗』；你是有學問的人，是不信迷信的，咋個你要把錢紙舖在墳上，還要磕頭呢？」郭沫若說：「盡人子之道嘛。」

當天晚上，郭沫若在峨嵋縣城親戚家說：「我在峨嵋山腳下長大，早就想登覽峨嵋山了。這次回鄉，本想乘機一遊，但公務繁忙，明天我就去報國寺和伏虎寺遊一下，也了却了我平生夙願。」

### 遊報國寺與僧聯對

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農曆正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峨嵋縣給亡母掃墓，消息傳來，縣長方勉耕前去拜訪郭沫若，並陪郭沫若遊報國寺。他們一行，到了報國寺下面的「雄秀西南」牌坊處，報國寺的方丈果玲和尚帶着幾個僧人，披着袈裟在此恭迎。那些和尚，誰也不認識郭沫若；但果玲和尚很有經驗，就第一個走到郭沫若面前，雙手合十，畢恭畢敬地說到：「歡迎全國馳名、全世界馳名的郭先生，阿彌陀佛！」郭沫若還了禮；果玲領客人進了報國寺，在客堂休息、用茶；小和尚端來了一盤又一盤的上貢點心，果玲和尚感到無比光彩，熱情地向郭沫若介紹了寺廟的情況，又陪郭參觀文物古迹等。午飯後，果玲和尚在草亭裏備好文房四寶，請郭沫若留筆。郭盛情難却，欣然應允。他問了果玲的法號後，揮筆成聯：「果能方却精進；玲瓏便是禪機。」果玲和尚見這副對聯冠上了他的法名，情不自禁地打了幾個哈哈，連聲稱謝。

郭沫若待果玲和尚走後，舉目一看，壁上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刻有一首詩：「老來問法到南能，國家蒼涼感幾興。獨向明月彈絳綺，峨嵋山下一詩僧。」落款：「中秋贈果玲」

，趙熙。」郭沫若見蜀中名士趙熙竟然稱果玲為詩僧，感到奇怪；在傍的伍柳村先生向郭沫若解釋說：有一年中秋，趙熙遊峨嵋，路過聖積寺，見一年輕和尚在向數十名小沙彌講經，覺得有趣，在傍聽了一會兒；年輕和尚見趙熙來了，忙把自己寫的幾首詩雙手遞給趙熙，請求指點，這個年輕和尚便是果玲。趙熙見他年輕，勤奮好學，一時興起，便寫了這詩鼓勵他。果玲為了顯示自己，便把趙熙詩句拓刻在木牌上。郭沫若聽後笑了笑說「峨嵋山下一詩僧，詩僧未必是果玲。」

### 峨嵋講演記者盤詰 三揖說三字對不起

郭沫若從報國寺回到縣城，向峨嵋師資培訓班走去。剛一進校，就受到師生們的熱烈歡迎。在禮堂裏，郭沫若向師生們講了抗戰時局，他說學國上下，團結一致，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郭在講演時，習慣上是盡量避免提蔣介石的姓名；因為一經提到，則大家必須立正。在講演中，一不留神，突然提到蔣的姓名時，便要站起來、雙腳立正、碰靠。不料此事被正在峨嵋採訪的成都一家報社的記者知道了，他腦子一動，要借題發揮，便擬出四個問題，在當天晚上，去郭的住處採訪郭沫若並請郭賜教。

記者問：「一、今天下午，郭先生在講演中，提到蔣委員長名字時，立刻起立。這使我回想起郭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何前倨而後恭？」

郭回答：「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記者問：「二、我記得郭先生寫過一部書《反正前後》，裏面提到『黑貓』？」

郭回答：「我向瓊華作了三個揖，說了三個字『對不起』。」

記者又問：「三、瞿秋白同郭先生同是新文學界高手；瞿秋白自殺，而郭先生榮任廳長，有何感想？」

郭回答：「有幸、有不幸。」

記者再問：「四、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聽說最近在陝北，兩黨軍隊有磨擦，這影不影響抗戰？」

郭回答：「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妯娌之間吵架，是常有的事。大敵當前，應聯合抗日，不會影響抗戰。」

記者見郭沫若氣度從容，隨問隨答，敬佩不已。說道：「謝郭先生賜教。」

郭沫若在峨嵋掃墓後便遊覽了報國寺；之後準備回沙灣；臨行前，為了深切表示對伍柳村等陪同活動的感謝，特擬了一副對聯相贈：

剛日讀詩，柔日讀史；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郭沫若這次回鄉探親共十六天，在沙灣舊居住六天。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農曆正月二十二日），從樂山乘水上飛機回到重慶。

### 父親病逝偕妻奔喪

郭沫若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探親後返回重慶。四月初，在重慶由周恩來主持了郭沫若與于立羣的結婚典禮。

一九三九年七月郭父病逝，郭沫若帶着于立羣和剛出生三個月的兒子郭漢英，星夜從重慶趕回沙灣料理喪事。

因郭父遺體要到十一月中旬才能下葬；郭沫若心裏掛念着三廳工作，九月初，便獨自一人先回重慶，把于立羣和孩子留在沙灣。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旬，郭沫若又回到沙灣直到喪事完畢。

治喪期間，郭沫若收到國共兩黨領導人、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和親朋好友的大量唁電、輓聯和輓聯。其中有中共的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葉劍英、朱德、周恩來、鄧穎超、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的輓聯；有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陳立夫、張治中、陳誠、鄧錫侯、何應欽、孫震、孔祥熙、楊森、陳果夫、顧祝同、于右任、白崇禧、胡宗南等黨政軍領導人的輓聯。

正如郭沫若在「家祭文」中所云：「嗚呼，我慈祥而尊嚴之父乎，我父生平之言行大略，不孝等已肅為行述，以奉告於海內外。賢達之士得吾父之言行，均贊頌不已。內則上而國府主席、黨軍領袖，下而小學兒童、廝役士卒；外則如敵國日本反戰同盟之代表，於吾父之喪，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百三十日間，函電飛鳴，香帛雲集；屏聯彩幢，綾羅耀目；駢詞麗語，徘徊莊嚴，於此國難嚴重之期間，竟形成吾鄉空前之盛典：。」

郭沫若為父親辦完喪事後，張瓊華與家人、

親友一起送郭沫若和于立羣到樂山城岷江畔的大佛壩，乘水上飛機「長沙」號離去。此後，郭沫若再也沒有回過樂山了。

## 郭沫若敬仰周恩來

### 廣州相會一生追隨 與周公關係不尋常

郭沫若與周恩來的關係，在中共中可算是神秘而微妙的。周恩來比郭沫若小六歲，在郭沫若的眼裏却把周恩來比為神人，口口聲聲尊稱為周公，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密切到何等程度。事實上，周恩來確實是一位廣博溫謹的中共領導人，他在各黨派人士心目中很受敬仰，他們之間確實稱得上是「肝膽相照」，周恩來深得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許多知名人士的讚揚和好評。

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郭沫若赴「廣大」任文科學長。四、五月間，周恩來去廣東大學講演時，郭與周恩來第一次相晤。之後，郭經常同周恩來、惲代英一起被邀參加鄧演達所主持的廣州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工作方案的討論。為了北伐的勝利，郭沫若主動請纓參加北伐，都是受到周恩來的影響；當周恩來得知郭沫若確實要參加北伐時，感到異常地高興，周說：「像郭沫若這樣的文化人都要參加北伐，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其政治影響將是很大的」。周恩來為了表示支持郭沫若這一舉動，將郭沫若請到他家裏作客，倆人談得十分投機，異常高興。周恩來決定讓郭沫若的好朋友孫炳文出面，向蔣介石和鄧演達推

薦郭沫若到北伐軍政治部工作，擔任北伐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並得到批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隨軍北上向湖南進發。九月間圍攻武昌，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他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到中將。十一月初北伐軍在江西戰場打败了孫傳芳的主力後先後佔領九江和南昌。

在此期間，周恩來已離開廣州到上海組織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同時，北伐軍進攻南京，消滅了孫傳芳的勢力。後來，由於國內矛盾加劇，革命形勢在迅速惡化，國共兩黨合作破裂，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許多事件，許多共產黨員遭到殺害。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郭沫若裝扮成商人折返上海，到內山先生家裏與周恩來取得聯係。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召集「分共會議」公開背叛革命，投靠日本，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七月二十日，周恩來從上海前往南昌。八月一日，在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發起下，在江西南昌舉行了馳名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郭沫若從九江到了南昌，見到了周恩來；八月五日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向廣東進發。八月十七日南下瑞金途中，在廣昌的一所學校裏，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郭沫若、賀龍和彭澤民三人被接受為中共黨員。

由於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寫過一篇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遭到通緝；周恩來決定把郭沫若送往日本隱避。一九二八年二

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乘船離開上海前往日本。

## 抗戰回國受周領導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蔣中正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郭由日本回到上海。他剛一踏上祖國土地，就立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陷落後，離開上海經香港到廣州，很快就恢復《救亡日報》，寫了許多抗日救國方面的文章。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一九三七年年底，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一九三八年元旦，郭沫若接到陳誠來電稱：「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駕」。因當時陳誠為政治部部長，周恩來和黃琪翔為副部長，郭沫若因不願在國民黨機構中做官，周恩來對郭說：「考慮是可以的，不妨多聽聽朋友們的意見。在必要上，我們也還須得爭取些有利條件。但我們把宣傳工作太看菲薄了。宣傳應當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寧肯做三廳廳長，讓你做副部長啦。不過他們是不肯答應的。老實說，有你做三廳廳長，我才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為此，郭沫若便接受了周恩來的好心好意，表示接受三廳廳長這一職務。後來，由於人事安排上有分歧，郭沫若便出走長沙，不願回武漢。陳誠以及郭沫若的朋友多次催他回武漢，他都不願回去。後來，周恩來請于立群帶了親筆信去長沙給郭沫若做工作，再加上于立群的溫存和勸慰，郭又才回到武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武漢失守前夕，三廳在周恩來親自指揮下撤退。因為當時人心惶惶，如果沒有周恩來的指揮，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郭沫若後來在《洪波曲》中說：「我對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

## 生活在一大集中營

一九三八年年底，郭沫若和周恩來從武漢東移西轉，相繼到了抗日的「心臟」重慶。郭沫若住在天官府四號，周恩來住在曾家巖五十號。凡有重要事情，周恩來都要與郭沫若見面；如為重大事件，周恩來就親自到郭寓面談；如有緊急情況需要通知的，郭沫若方面由親密助手陽翰笙任信使，如陽不在，則由馮乃超接替。周恩來方面由徐冰、陳康康等人聯係。這就完全說明了周恩來與郭沫若之間的關係已密切到了什麼程度。

一九四〇年九月，蔣中正下令撤銷三廳，引起了軒然大波，各方面意見甚多，使蔣感到為難，又決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一九四一年的夏秋之間，周恩來感到社會上被重慶的政治「重霧」壓得透不過氣來，要想法衝破這種局面；郭沫若也感到好像「生活在一個龐大的集中營裏」，十分苦悶。

周恩來經過和徐冰、陽翰笙等研究，要找到一個突破口，認為從話劇開刀、利用郭沫若的影響為好。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周恩來到天官府四號郭的寓所，商談文化界要發起「紀念郭

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的事，郭表示「不敢當」；周恩來說：「這是一場政治鬭爭，又是一場文化鬭爭，利用這種形式衝破僵局。同時，周恩來還給成都、桂林、香港等地發出舉行紀念活動的通知，在延安也要舉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是郭沫若誕生之日，重慶《新華日報》報頭刊登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中說道：「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的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文章還評價了郭沫若具有豐富的革命精神、深遠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戰鬭生活等特點，並說：「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範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着我們一道奮鬥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着我們奮鬥到底的」。

《新華日報》三、四版出了《紀念郭沫若》的專刊，載有董必武、鄧穎超、潘梓年及沈鈞儒、沈尹默、蘇聯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賀詩賀辭和文章。

在周恩來紀念郭沫若的專文裏，深深打動了郭沫若的心，他一口氣讀完了周恩來的文章，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對秘書說：「魯迅曾經給瞿秋白寫過一幅對聯，上聯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賞這句話，這也適合表達我和周公的關係；不過還不足以表達我的全部心情」。

## 所撰歷史劇獲佳評

## 延安整風通報信息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一年多的時間裏，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要開展一場衝破「閹門」的文藝界的鬭爭。郭連續寫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六部歷史劇。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紀念郭沫若》的晚會上，《棠棣之花》在重慶純陽洞抗建堂公演，激起了觀眾的共鳴，不少人看過三、四次，周恩來竟看了七次之多。周恩來親自領導對歷史劇問題的討論，他建議《新華日報》出專刊，並題刊為《棠棣之花劇評》；後來得知郭沫若又要寫《屈原》，周恩來知道後，特地登門拜訪郭沫若，同他一起討論屈原的創作問題，周指出：屈原這個創作題材好，因為屈原受迫害，感到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憂憤而作。郭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僅用了十天的時間，就完成了《屈原》的寫作。周幾次到天官府四號，聽郭朗讀初稿，讚揚這個劇本，並請了兩位主演到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由周講解此劇的意義；周並囑咐《新華日報》要擴大宣傳。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新華日報》就刊登了郭沫若撰寫的論文《屈原思想》。四月二日《新華日報》又用大字標題刊登了公演《屈原》的預告。

《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膽》演出後，受到了各界的好評；不少報刊用大版刊登了消息、評論，評《棠棣之花》是「血淋淋底紀念品」；《屈原》是「電，你這宇宙中的劍」；《孔雀膽》是「你讓明天清早呈現一片乾淨的世界」等等。

延安的整風，毛澤東把周召回延安，使周恩來陷入了尷尬的處境：是否是指被稱為有「經驗主義」受到批判？為此，周必須小心翼翼，也違心地頌揚過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周恩來由延安返回重慶。他剛下飛機就到天官府四號，給郭沫若通報了中共近期的任務。郭沫若看到了周的眼神，也猜到了一大半情況；於是，郭沫若吐出了一首詩：「乘巨人歸從北地」，「舞罷秧歌醉拍欄」……此詩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可以看出，郭沫若聽了周恩來的傳達，更清楚地獲悉了中共最新的戰略部署。

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間，郭沫若又兩次聽了周恩來對重慶各民主黨派領袖的講話。郭沫若認為這是「春天的信息」。他賦詩寫道：「今日域中誰是主？春回凍解雁來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後，周恩來陪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兩黨首腦會談以決定中國的前途。六個星期的談判，後來發表了公告《雙十協定》。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國民黨政府返回南京後，周恩來也移居南京的梅園新村。同時，周恩來也將郭沫若從重慶移居到上海北四川路的狄思威路七一九號；周恩來和董必武常到郭寓商談要事。由於國共兩黨已經破裂，國民黨佔領了張家口。周恩來又匆忙返回延安；當周將離南京時，郭沫若贈以詩云：

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後凋。  
振節構盤錯，標木庶可遭。

駕言期駿驥，豈畏路迢迢。  
臨歧何所贈，陳言當寶刀！

郭沫若從一九三七年回國後，無論在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凡是郭沫若本人的重要活動，都是經過周恩來的指示、安排，不少是中共南方局集體討論、決定，然後由郭沫若來執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郭沫若乘船離上海去香港，于立群和孩子於二十二日抵香港。在香港逗留約一年時間；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離香港，十二月六日抵達瀋陽。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到達北平，十月九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副主席。

## 十年浩劫受周保護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把火究竟要燒到誰身上？只有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確有許多中共元老們也不得而知，就連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也感到岌岌可危，也遭到了「四人幫」的攻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個十五米長的大橫幅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打倒周恩來。五月，王力鼓動二十萬人到中海園圍攻周恩來。「五·一六兵團」把周恩來稱為「一個可惡的資產階級紳士」；後受毛澤東的保護，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打倒」，使那些想「倒周」的陰謀份子暫時停止了下來。那知江青於一九七四年初再次發起了要加快「倒周」的步伐。他

們很明確的說，要批『周公』、揪『大儒』，把茅頭直指周恩來和郭沫若。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一萬八千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大會」，江青在大會上點了郭沫若的名，說郭是尊孔的；當時周恩來在場，對江青一伙十分憤慨。後來，周恩來曾兩次到郭沫若家中安慰他，請郭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當天晚上，周恩來派人到郭沫若家，傳達周恩來的指示說：「郭老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了，要保護他，要保證他的安全」並明確訂了四條：第一條是，郭沫若身邊二十四小時不能離人，要配備專人晝夜值班；第二條，要將郭沫若從十多平方公尺的小臥室搬到房子裏去住。後來周恩來見到郭沫若時，對他說，為什麼要從小房子搬出來呢？因為房子小，氧氣少，對老年人身體不利；第三條，郭沫若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跌傷；第四條，具體工作，由郭沫若的秘書王庭芳組織執行，出了問題，由王庭芳負責。郭沫若聽了周恩來的指示，感動得連連說道「謝謝周總理，謝謝周總理。」雙眼滿含淚水，內心一片感激。

江青一伙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竄到郭家，對郭沫若進一步折磨和迫害；江青逼郭沫若寫檢查、寫「批宰相」的文章（要郭批判周恩來）；還要批安東尼奧尼寫的《中國》一書為名，指桑罵槐地影射周恩來。江青一伙，在郭家糾纏了兩個小時，郭沫若一聲不吭，對江青一伙非常憤恨。這就加重了郭沫若的病情，當天晚上發高燒三十八至三十九度，並在昏瞶中送進醫院。周恩

# 八十回憶錄

戴運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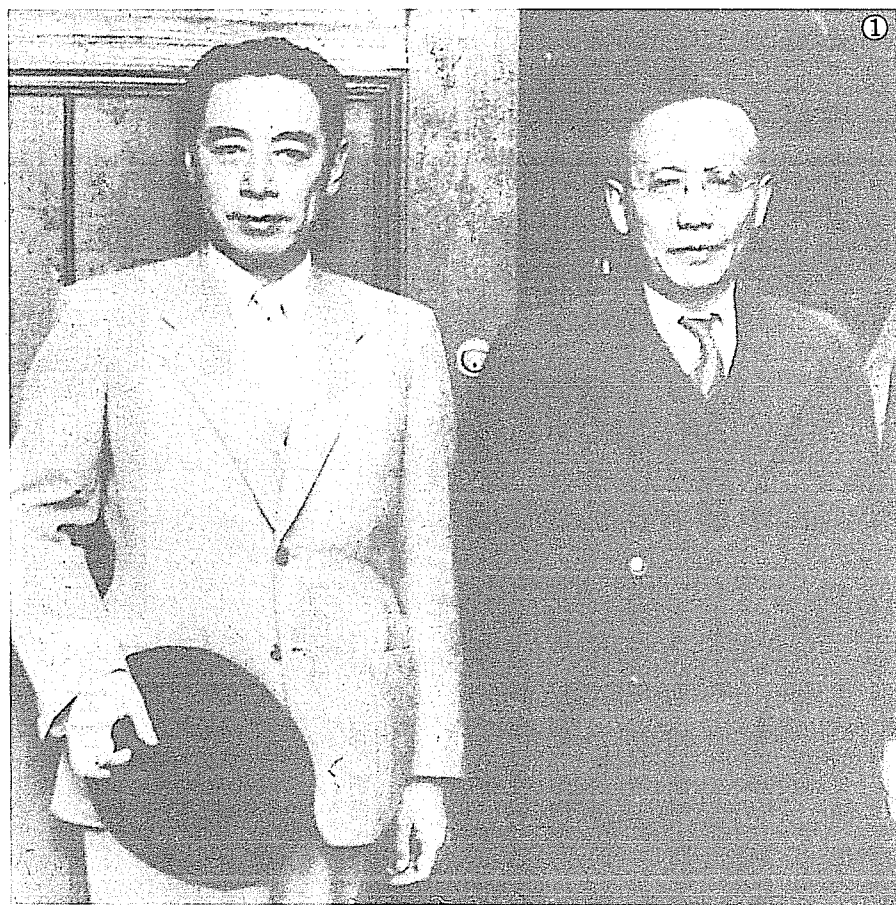
本書為物理學家戴運軌教授的精心之作，要目有：中大、金大、台大與我、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台大十週年校慶物理館舉辦原子爐模型展覽、大學生的責任、讀書方法、怎樣改進中學的物理教學、青年應立志發展科學迎頭趕上、人類登陸月球的意義、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曼克斯、波恩的物理學、法蘭克著：愛因斯坦的生活及其時代、不平凡的三日行、中大遷校艱苦談、中大遷校中壢前後、如何研讀高中物理、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我國在原子能研究應有的努力。全書四百餘頁，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來知道後，每天數次過問郭的病情，經常派自己身邊的醫生到醫院看望，並親自組織指揮搶救。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郭沫若悲痛欲絕，他滿含熱淚寫了一首悼念周恩來的七律：

革命前驅輔弼才，巨星隱翳五洲哀。  
奔騰淚浪滔滔湧，吊唁人濤滾滾來。  
威德在民長不沒，豐功垂世久彌恢。  
忠誠與日同輝耀，天不能死地難埋。

（待續）



①郭沫若（右）與周恩來（左）合影。

②郭沫若（後排中）流亡日本時與夫人和孩子們合影。

